梅花竞放 戏聚东方

信仰基石 坚韧不摧

——评李晶花主演曲剧现代戏《信仰》

◆ 张为民

曲剧现代戏《信仰》主演李晶花获得了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该剧是以血雨腥风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为故事时代背景，围绕理想与信念的选择，描画出以《共产党宣言》为信仰基石的共产党人凭坚韧不摧的革命意志，唤醒世人，唤醒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信仰》改编自话剧《共产党宣言》，该剧的主创人员在吸收话剧《共产党宣言》故事构架基础上，融合曲剧自身的艺术呈现方式，在唱腔安排、动作设计和场景叠换上精心编排，不仅成功还原了话剧《共产党宣言》精神内核，更借曲剧自身特有的唱腔唱法和形体动作，彰显出剧中人物在不同境遇，不同情绪下或内敛或张扬的表演技巧，使得剧情的表现和演进更具曲剧的艺术张力，也更凸显出人物精神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的李晶花唱腔功底厚实，表演技巧丰富，其领衔主演的曲剧《鲁镇》曾入选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荣获第十八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2024年度荣获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李晶花亦获得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此番她在剧中担纲女一号林雨洁，限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特定历史环境，面临是与非、情与理交织，错综复杂的人物情感表现，多重矛盾冲突的剧情，既要表现出坚韧刚毅的信仰追求，又要有舐犊情深的亲情流露，如何不突兀，如何表现得自然，对李晶花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李晶花经反复琢磨，悟懂了一个“平”字，亦即“平常、平静、平淡”来满足角色要求，更是抓住了剧情中那股“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仰精神，把这出大戏扛了下来。

《信仰》剧情一波三折，以无巧不成书的戏曲传统情节在一个极窄的时空区间构造出各种矛盾冲突和情感波澜。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女共产党员林雨洁被国民党军警追捕，女学生况梅将其相救，带回家中躲藏，而况梅的父亲，正是林雨洁的前夫况兆年。况兆年要帮助前妻林雨洁离开此地，林雨洁为了坚持工作不肯离开，最终被军警抓捕，而作为主审的稽查队长况为，又正是林雨洁15年前与况兆年离婚时留下的亲生儿子。戏之高潮凸显于林雨洁母子间的几回较量，几次交流。李晶花精准把握住了人物由错愕至动情至理性的情感递进。初见况为，难抑的母子亲情让林雨洁几乎失控，但理智终究占了上风，李晶花是以激越的唱腔抒发对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展现出共产党员为大家舍小家的博大胸襟；又见况为，林雨洁晓之以理，以《共产党宣言》引领况为迷途知返，李晶花是以质朴、自然的声调和舞台动作契合循循善诱的情景氛围；再见况为，是林雨洁为革命大义而不得不遭遇母子生死离别之际，李晶花是以曲剧特有的“小曲”，婉转、柔美地吟唱起风筝歌，呈现出对亲情的眷念，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情感拿捏得当，唱腔情随境转，李晶花气韵流畅，一气呵成的精彩演出赢得观众掌声不绝。

为打造冲“梅”经典剧目，河南曲剧团为《信仰》配置了强大的演员阵容，饰演林雨洁前夫的张转让，饰演特务头子沈卓的杨帅学等几位主要角色都是一级演员。和老戏骨演对手戏，李晶花不可谓没有压力，欣喜的是她没有怯场，而是以成熟的表演技巧游刃其中，而几位老戏骨更是甘为配角，一同辅助李晶花演绎出一个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坚定信仰追求的共产党员。这，不仅为曲剧现代戏《信仰》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曲剧这一传统剧种传承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腔裂金石韵 袖开天地悲

——评李敏主演秦腔《焚香记》

◆ 张婷婷

在宋元戏剧中，王魁形象是中国古代负心汉叙事的重要母题。南戏《王魁》作为该题材发端，元杂剧尚仲贤的《海神庙王魁负桂英》将悲剧推向高潮，其中桂英“打神告庙”成为戏曲舞台上忠贞女性控诉负心汉的象征。明万历年间，王玉峰传奇《焚香记》进行颠覆性改写，以“王魁守义、桂英持节”的大团圆结局，将道德批判转为情感颂歌，这一改编契合晚明对“至情”理念的推崇。

乌鲁木齐市秦剧团的秦腔《焚香记》虽袭用传奇之名，却溯回宋元悲剧精神。该剧恪守“改旧如旧”“有戏则长，无戏则短”等改编准则，既留存“打神告庙”“情探索命”等经典桥段，又对情节架构进行现代重构，勾勒出完整叙事脉络。

全剧以“救王”“情笃”“送别”三场戏，细腻铺陈桂英与王魁的情感发展。“雪夜救王魁”时，李敏以轻盈台步、娇羞眼神，诠释桂英初遇爱情的纯真；“伴读夜话”中，她以轻柔“吟板”演绎唱词，声线细腻婉转，尽显缠绵情意；海神庙祈愿一折，“恩爱夫妻早团圆”“海神为证显灵验”的唱念清亮悠扬，少女眉眼间的羞涩与对未来的期许交织，将桂英从施救到倾心的心理转变层层展现。李敏的表演虽不乏秦腔的慷慨底色，却以细腻的闺门旦气质赋予角色柔美质感，为后续“休书”的绝望、“打神”的癫狂，积蓄情感张力。

在“休书”“打神”“行路”等关键场次中，李敏的舞台演绎尽显秦腔艺术本色。其唱腔发扬秦腔激昂的特性，高音清亮遒劲，将敫桂英的悲愤心绪诠释得酣畅淋漓。“休书”一幕，面对王魁的绝情书信，李敏以递进式表演呈现角色心境变化。她先以持信时的双手微颤，传递人物瞬间的惊愕；继而反复展信，在凝滞的动作中酝酿情绪；最终一声“王魁贼子”的怒喝，配合爆发式高音，将压抑的悲愤彻底宣泄。“打神”独角戏里，李敏运用秦腔“滚白”唱腔，在埙、唢呐营造的苍凉氛围中，完成敫桂英从绝望到愤怒的情感转折。“海神庙哭诉”时，她灵活转换高音拖腔与哽咽颤音，将角色的悲怆与不甘展现得丝丝入扣。“行路” 唱段中，李敏通过由缓至急的节奏把控、由弱渐强的唱腔处理，生动塑造出敫桂英鬼魂赶路的急切之态。板式运用上，她打破传统滚板“紧打慢唱”的节奏规律，将规整节拍拆解为切分音型，延长关键字拖腔，并在板眼间隙融入颤音，为表演增添戏剧变化。

李敏的水袖表演功底深厚，将精湛技艺、情感传递与现代美学理念融为一体，细腻刻画敫桂英从怀春少女到悲愤怨妇的心理蜕变，为秦腔旦角水袖艺术发展开拓新径。舞动九尺水袖时，她以行云流水的肢体语言，清晰勾勒角色的情感脉络。

值得一提的是，《焚香记》在保留秦腔传统板式的基础上，创新性地融入交响乐伴奏。笛、埙、唢呐的苍凉之音与圆号、长号、单双簧管的雄浑之声交织，板胡、二胡的苍劲与提琴组的细腻相映成趣，既拓展了音乐的层次感，又赋予经典剧目现代审美意蕴。在“打神”“行路”等过场中，交响乐的演奏，不仅为演员换装争取时间，更通过指挥手势与戏曲锣鼓点的节奏呼应，形成视听交融的独特美学。然而，部分段落中交响乐的过度渲染，致使秦腔音乐的民族特质有所削弱，如何在中西音乐融合中把握平衡，仍值得创作者深入思索。

绕指柔情 百炼成钢

——观周帆在湘剧《夫人如见》中的表演

◆ 杜竹敏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诗圣杜甫《春望》中的名句。乱离岁月，一封封薄薄家书，是让惶恐漂泊的心安定下来的“压舱石”。关于革命家书，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与妻书》中的那句“意映卿卿如晤”。而今，在湘剧《夫人如见》的舞台上，一声早于“意映卿卿如晤”13年的“夫人如见”，又让人认识了“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外柔情似水的另一面和谭嗣同身旁那个“绕指柔情，百炼成钢”的夫人李闰。

死生契阔 亦复何言

在谭嗣同的家书中，一句“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既有仁人志士一往无前、不惧牺牲的豪情，也隐含着对妻子的愧疚和无奈伤感。出身名门，18岁嫁入进士第的李闰与丈夫度过了15年聚少离多的日子。在湘剧《夫人如见》中，谭嗣同始终是以“鬼魂”形象出现的。第一场“两地书”即发生在中秋之夜。夫妻抚琴舞剑，一句句“夫人如见”“夫君如见”何等默契、何等浪漫？然现实中，谭嗣同却已于两日前的（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殒命。于是，有了信中那句“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

两个小时的剧中，活着的李闰与死去的夫君，两人对话、交流始终处于梦境、回忆、想象之中。对于演员而言，这是相当大的挑战。因为生旦重要的对手戏自始至终是虚空的，李闰与谭嗣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质性交流。与此同时，谭嗣同的每一次出现，却都是李闰人生蜕变的最重要推力，是实实在在的冲击力量。演员必须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尺度，方能让观众清晰地穿梭于现实与真实之间，并感受到虚空世界所带来的力量。而湘剧《夫人如见》中的两位演员切实做到了在两个世界中带领观众同悲同喜。

小我虽灭 大我常存

“小我虽灭、大我常存”是谭嗣同慨然赴死前，对生死的淡然，对信念的坚定。而“灭”与“存”，也是湘剧舞台上，李闰经历的成长蜕变。湘剧演员周帆演出了一位“巾帼完人”荡气回肠的人生，更演活了一个“弱弱女子”悲欣交集的心路历程。

谭嗣同生前，两人心意相通，李闰的心头有情有盼。然而，丈夫喋血菜市口，李闰的天塌了。从祠堂归来那一段，周帆用一叠声的“我要说、我要问、我要知、我要寻”将被抽离灵魂的李闰心底的麻木、狂乱、难以置信表现得淋漓尽致。之后，是3年“行尸走肉”的生活。直到公爹临终前化解了她多年的误会与怨怼，也将谭嗣同未竟的心愿、家族的命运沉沉压在她身上，死去的李闰这才“醒”了过来，“活”了过来。但重生是比死亡更艰辛的历程。死去的是韵卿的“小我”，重生的是李闰的“大我”。那一刻的重生是悲哀的，更是悲壮的。从此，她不仅是谭嗣同的“未亡人”，更是他的“未亡魂”。 从此，她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一句——“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而活。

生生世世 同住莲花

公元1898年（戊戌年）四月初三日，这一天也是谭嗣同和李闰结婚15周年纪念日。即将整装北上的谭嗣同写下一首《戊戌北上留别内子》。4个月后，谭嗣同身死。“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变成了谭嗣同家书中最美的一句，更是湘剧《夫人如见》对人间“至真至贵”“至坚至久”之“情”的抒写。

“横塘约”中那一片如明镜的荷花池是《夫人如见》中难得一见的热闹、明快场景。在女孩们带着几分诙谐的舞蹈中，一个脱胎换骨的、自信的李闰登场。兴办女校、办育婴堂、修烈士祠，看似是李闰在信守承诺，将亡夫谭嗣同的遗愿一一实现，但从她自信从容的目光中，人们不难发现，其实这一刻的李闰，已经将丈夫的遗愿化作了“匹夫匹妇”共同的责任。

如果故事结束在这里，是一个昂扬的、振奋的结局。但“横塘约”的明朗之后，却是剧情和风格急转直下的“祠堂泪”。这，似乎称得上全剧的点睛之笔。如果说，之前的故事，写出了李闰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那么，她在烈士祠中声声泪、字字血的“十哭”，则是真正触碰到她心底深处的痛。“巾帼完人”的赞许是锃亮的，却也是冷冰冰的，而那一封封家书、一声声“夫人如见”却是鲜活的、滚烫的，在数不尽的无尽长夜中温暖着，也灼烧着李闰的胸膛。支撑着李闰走下去的，不是虚名，是对一个人，一个早已死去，却永不会远去的人的——如海深情，是对他的承诺，是那一句“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君子一诺，九死不悔。